

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的初步体会

嵇文甫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收集的兩篇文章，是作者的兩個報告。作者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結合干部的思想實際，用清楚易懂的道理，具體生動的事例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二篇文章的基本內容作了闡述，這對於干部和知識分子學習和進一步理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都有一定的幫助。

學習“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 歷史經驗”的初步體會

嵇文甫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

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

豫總書號：720

787×1092 1/32 · 15 印張 · 15,000字

1957年7月第1版——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3,078冊

統一書號：3105·12

定價：壹角貳分

321.4
C13

前 言

“关于無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無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兩篇偉大文件發表后，頓使人心開目朗，解決了許多思想上的問題。我追隨諸同志之后，學習之余，应邀作了几次報告。以我这样低的理論水平來講这样大題目，实在是誠惶誠恐。現在出版社又一定要把兩個報告編成小冊子出版，這更使我慚愧無地了。好在現在正是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就讓我這朵小野花，讓我这个小麻雀，也姑且放一放，鳴一鳴吧。錯誤之處，請大家指教！

作者 1957年5月15日

目 錄

學習“再論無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的

初步体会.....(1)

关于个人和人民羣众在历史上的

作用問題.....(14)

學習“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 經驗”的初步體會

——1957年1月19日給鄭州大學全體工作人員所
作的報告

同志們：

一 自從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在大家思想上引起很多問題。特別是鐵托總統在普拉所發表的演說，更成了國際間討論的中心。對於鐵托的演說，各個兄弟黨都有過反應。我們黨對此一演說的態度，大家都知道了。本來，自從去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由於批判斯大林就引起許多思想上的問題。後來這些問題逐漸得到解決。可是隨着匈牙利事件和鐵托總統的演說，在最近又引起了一些新的問題，使我們在讀報紙的時候，就不免有些眼花繚亂。因此，我們黨就很及時地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這篇文章，就是在去年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

政的历史經驗”一文的基礎上，对一些問題又進一步地更明確地作了論証。這篇文章非常重要，它澄清了很多混亂思想，因而，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運動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在苏联，除了“真理報”等大報刊登了全文以外，还出版了很多的小冊子。在國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就我个人來說，我覺得，这一篇文章，对于我們思想上所存在的一系列的問題，都作了明確的解答。同時更重要的，是它告訴我們了一个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如果掌握了这一个方法，不僅是对目前这些問題能夠認識清楚，就是再遇着其它复雜的問題，我們仍然可以認識清楚，分析清楚。那么，它給了我們一个什么方法呢？那就是：明確立場，分清敌我；抓住主要的，基本的東西。問題之所以發生，就是因为我們沒有明確立場，沒有分清敌我，沒有抓住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所以這篇文章一開頭就首先給我們交代清楚這一點。

這篇文章提出了四個問題：

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的估計；

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計；

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第四、关于各国無产階級的国际團結。

在談这四个問題的時候，貫串着一个總的精神，就是：明確立場，分清敌我；抓住主要的，基本的東

西。

文章一開始就指出：“在觀察現代國際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首先從這樣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出發，就是帝國主義侵略集團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間的對立”。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有兩種對立的勢力，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侵略集團，而另一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力量，正在互相搏鬥，這是一個全世界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因此，我們判斷一個事件，要說它好，說它壞，根據是什麼？那就是根據於這一事件究竟對那一方面有利。對於帝國主義侵略集團有利，那就是壞；對於全世界的人民有利，那就是好。如對於匈牙利事件，我們就得這樣看法。當然，在全世界人民內部，也還有一些矛盾，但這些矛盾，都是一些非對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矛盾。例如蘇聯過去和波蘭、匈牙利以及南斯拉夫等的關係上，其政策與態度也不能說是盡善盡美。但是，在波蘭事件的發展就很正常，蘇波間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他們是通過討論和商量來解決的。我們可以从蘇波聯合聲明中知道這一點。匈牙利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匈牙利以往的領導者在工作上犯過一些錯誤，匈牙利的勞動羣眾、廣大青年起來要求糾正這些錯誤，本來也是一種很正常的事。但是，就在這種運動的過程中，反革命分子鑽了空子。我們看昨天報紙上周總理和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就可以知道：“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和匈牙利的反革

命分子利用了勞動羣衆和青年對過去領導者的嚴重錯誤感到的正當的不滿，進行了他們策劃已久旨在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成就的反革命顛覆活動。”所以其結果“這就使匈牙利人民內部克服工作中的錯誤過程轉化成為革命和反革命、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和平和戰爭的一場嚴重鬥爭。”所以，假如不是“匈牙利勞動人民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工農革命政府的領導下，依靠蘇聯軍隊的援助，粉碎了帝國主義反動勢力所策動的反革命分子的武裝暴亂”，那麼匈牙利就要變成“歐洲戰爭的策源地”。所以蘇軍協助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打破了“帝國主義企圖從匈牙利打開一個缺口來實現各個擊破社會主義國家的陰謀”，是天經地義，完全合乎正義的行動。除非書呆子，除非是愚蠢得象春秋時代的宋襄公那樣，任何人都不會坐看着帝國主義法西斯匪徒的瘋狂進攻，讓兄弟國家人民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事業橫被摧殘。這不是極明白的道理嗎？看問題沒有立場，在我們國內也有很多例子。當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妄想消滅陝甘寧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於是乎提出了“統一軍令、政令”的口號。這時候有些人不分清紅皂白，看不清革命與反革命的本質，而糊里糊塗認為：對呀！軍令、政令應該統一呀，陝甘寧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應該服從“蔣委員長”，不應該擅自行動呀！解放戰爭期間，白區的青年學生向國民黨政府請願，反對進

有内战，當時也有些糊塗人，說什麼要請願得向國共兩方面都去請願呀！在觀察國際問題的時候，這些糊塗蟲也往往在美國和蘇聯中間畫一個等號。這種看法，看起來好像很公允、合理，事實上是最不公允，最不合理的。這主要就是沒有明確立場，沒有分清敵我。所以，當匈牙利事件發生後，蘇聯一出兵，便有些人叫囂起來了，認為蘇聯是干涉匈牙利內政。這些人中間，當然情況不能一概而論。其中有帝國主義分子，也有一些看問題沒有明確立場、沒有分清敵我的人，被帝國主義者的惡毒宣傳迷糊住了——說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亂，是鬧什麼“革命”。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一切人推翻現政權的行動都可以叫作革命運動。蘇聯十月革命，為的是推翻沙皇政權；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為的是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這都是革命；但是，弗朗哥推翻了西班牙人民陣綏政府，這就絕不能算是革命。法蘭西資產階級起來推翻了貴族專制是革命，但後來貴族起來又推翻了共和政體，這就只能叫作“復辟”，而不能叫作革命了。所以說，我們說我們革命，敵人說他們革命，究竟誰是革命，這裡面是有個不容混淆的界限的。我記得孫中山先生在廣東成立革命政府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利用陳廉伯和陳炯明相勾結，假借“商團”名義起來反對孫中山。他們滿以為：我們是“商團”，代表商人，又不是帝國主義，又不是軍閥，看你孫中山怎麼辦？既然說是革命政府，

看你能鎮壓商民嗎；當時有些人對這一件事的認識就很混亂。但是孫中山的立場却非常明確，不管你假借什麼名義，只要是反革命，一律鎮壓。

就從匈牙利事件來說，如果我們冷靜地看一看，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匈牙利事件一發生，美帝就瘋狂地叫囂，認為好象時機已經到了，於是便接連不斷地向匈牙利派遣長久以來就被他們所豢養的走狗滲入匈牙利，口口聲聲要大力援助匈牙利的“革命”暴亂，但英法對埃及侵略得那麼樣的瘋狂，他們對埃及的處境却無動于衷！就匈牙利來說，這樣的事件，也并非第一次。當俄國十月革命後，匈牙利就曾經於1919年成立過一個蘇維埃政府。那時候列寧在“向匈牙利工人們致敬”一文里，就曾經提出要他們嚴厲、堅決、迅速地鎮壓反革命。這一次的事件，多虧蘇聯以堅決明快的手段出兵援助，所以弄得帝國主義措手不及，他們沒有辦法了，只有作一些反蘇、反人民的惡毒宣傳。不過，他們這種惡毒的伎倆，剛開始，還能麻痺一些人，時候稍久，便原形畢露。我們看，“艾森豪威爾主義”還沒有拿出大門，在中東便響起了一陣反對聲。我們死啃書本的人，往往咬文嚼字，常容易被迷糊住。但廣大人民，在自己的切身經驗中，誰對他們好，誰對他們壞，看得是非常清楚的。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是從魯迅先生的話里來吸取深刻的教訓吧。魯迅先生看穿了帝國主義者和我們的

利害無一不相反，所以他断然說道：“我們的癰疽，是他們的寶貝；那末，他們的敵人，当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又說：“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見苏联是好的了。”这样的看透本質，敌我分明，我們應該深切体会。

下面，我們再就文章中的四个問題，分別談一談。

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的估計。

文章中談到苏联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在苏联的革命和建設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但是，失敗是次要的，就其主要方面來說，就其基本道路來說，是成功的。帝国主义者曾經說苏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呀！革命前的俄国，的確比着西歐各国是落后得多。但是，这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斯大林当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時，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質”一文里，曾經指出來，苏联的存在，根本動搖了帝国主义的世界統治，所以帝国主义者，才象野獸一样的仇恨布尔什維克。的確，十月革命在人類历史上開辟了一个新紀元。几年以前，我讀到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那里边敘述中亞細亞几个苏維埃共和国，如烏茲別克、哈薩克等，短短二三十年間，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那样的輝煌成就，根本上改变了那些落后地區的面貌，我當時真感觉苏

联共产党的功劳实在太太，这是說明什么呢？这就說明苏联的道路是走对了，這一點就連痛恨苏联的敌人也否認不了，所以文章中指出，这些事实都是大家所公認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來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以及我們內部有些糊塗人，在談到苏联的時候故意撇開这些明擺着的成績不談，而專門吹毛求疵地說苏联許多坏話。帝国主义者別有用心，且不必講。如果自己內部人也分不清那是主要的基本的东西，那是枝節的不重要的东西，而只是隨着人乱講，那就太不应该了。

苏联的基本經驗是什么呢？那就是文章中所指出的：首先要有一个由無产階級先进分子所組成的共产主义的政党；其次是在这么样的一个政党領導之下，無产階級把政权从資产階級的手里夺取过來；再其次就是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以后，接着建立無产階級專政，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設与改造；第四，在發展生产的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并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一个就是团結国际友人、坚决反对侵略。以上五點，就是我們所說的苏联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正如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苏联的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各有它自己的具体特點，但是就其基本道路說來，如文章中所举出的五點，却是一切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和政党的共

同必由之路。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總結，并不是單單屬於苏联的。

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計。

帝国主义者有“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分子”的提法，南斯拉夫的同志們也这样提，他們都想完全否定斯大林，这是不对的。我們去年發表的“关于無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一文和苏联“真理報”所發表的“为什么个人崇拜是違反馬克思主义的”一文，对斯大林都已經有了全面而正確的分析。兩篇文章都是在首先肯定斯大林的功績的基礎上，再來指出他的錯誤的。去年我在開封談这一个問題時，就曾經說過，当年斯大林尽管犯了些嚴重錯誤，但是絕沒有走上法西斯独裁；現在尽管苏共批判斯大林，却也決不是轉向資產階級民主的路上去。路綫的錯誤和作風的錯誤顯然是兩回事。如果你承認苏联近四十年來的成就，你就否認不了斯大林的功劳。斯大林是帝国主义的死敌。你可以尽量举出斯大林多少的錯誤來，但你抹殺不了他的功劳。錯誤是錯誤，但是他的錯誤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錯誤。就在犯錯誤的時候，他也是忠心耿耿，完全为着無产階級共產主义的事業。應該知道說斯大林是一个偉大的馬克思主义者，不等于說他沒有錯誤；說他有錯誤，不等于說他不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义者。有人把斯大林的錯誤联系到苏联社会制度上，以为这是苏維埃制度不好吧，不然的話，为什

么会容許斯大林犯錯誤；这些人把人和制度混淆在一起了。人的問題与制度問題應該分開來看。如“君主”与“民主”是制度問題，“仁君”与“暴君”是人的問題。再好的制度，也絕不能保證任何人都不犯錯誤。帝国主义者是企圖拿否定斯大林來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在鉄托總統的演說中也有類似的看法。其实斯大林的錯誤正由于他在一定範圍內，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苏維埃民主制度的精神；同時也正由于苏維埃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尽管斯大林犯了些錯誤，而仍然取得这样輝煌的成就。如果說苏維埃制度根本不好，那么这些成績是从那里來的呢？我們絕不能把斯大林錯誤的責任，推到苏联的社会制度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弄清楚兩個問題，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民主”与“專政”的关系。

由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結果，滋長了教条主义。过去匈牙利領導者所犯的錯誤也就在于教条主义。他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照抄苏联的經驗，譬如在搞重工業這一問題上，就是这样。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比着資本主义經濟建設有一个不同之點，那就是优先地發展重工業，这是苏联成功的經驗。但是，這一點也不能照抄。究竟你的重工業應該放在什么地位，按照怎

样的步驟來發展，看你自己的具体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很小，搞重工業根本拿不出多大力量，而且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可以分工合作、互通有無，那就不一定非把大部分的力量都放到重工業上不可。过去匈牙利的領導者不考慮这些問題，而过分地搞起重工業，照抄苏联經驗，結果使勞動人民的生活不能適当地改善，以致引起他們的怨言。这是他們只看到社会主义建設的“一般”的道路，却没有注意自己国家的具体特點。离开“特殊”而只知道“一般”这就很容易陷于教条主义。強調各个国家的具体特點，而拋開走共产主义的共同道路，也就是說离开了“一般”而只講“特殊”，他們又掉進修正主义的泥坑了。

“修正主义”并不是一个新名詞，在列宁的許多的著作里边，如“国家与革命”、“無产階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都曾經和“修正主义”作过坚决的斗争。目前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錯誤口号，因而帮助了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發展。修正主义的一个很大特點便是不管社会主义民主与資產階級民主的區別，把“民主”和“專政”截然对立起來。其实，在人民內部的“民主”和对階級敌人的“專政”，根本是一件事情的兩面。这个道理我們毛主席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考茨基曾經說過：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對立，乃是專政和民主的對立。這話今天聽起來很可笑。考茨基認為民主比專政优越，因為專政又回到封建統治的道路上去了。這顯而易見，他是不懂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因而把二者割裂開來的緣故。而列寧却認為社會主義民主比着資產階級民主不知要优越多少倍。世界上再沒有其他一種民主能象社會主義民主那樣地廣泛了。匈牙利以往領導者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民主也沒有民主好，專政也沒有專政好。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我們“人民日報”就曾經發表社論指出這一點，並論證了民主與專政的關係。只有在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才能廣泛地發揚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同時也只有廣泛地發揚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情況下，才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日趨鞏固。民主與專政乃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在打着反斯大林主義旗幟的，說斯大林“專政”，而自己另有一條“民主”路線，這正是把“專政”和“民主”對立起來，這和考茨基的說法不是一樣嗎？

我們應該知道，斯大林的成功，就是在於他搞無產階級專政，搞成功了，他之所以犯錯誤，也是在於他在搞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犯了錯誤。列寧在鑒定一個人物看他是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就看他是否認真去搞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在講列寧主義問題的基礎時，也曾經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的核心。

在這篇文章中，“無產階級專政”也象一根紅綫貫穿着全篇。蘇聯的基本道路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再反對斯大林再反對教條主義也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反掉。這是最主要最基本的一點，決不容許有和它對立的另一條什麼道路。

第四，關於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

文章指出：“為了反對帝國主義進攻，各國無產階級的最迫切的任務之一，是加強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加強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時，我們必須一方面反對大國主義，一方面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大國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其本質都是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都是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違背的。“大國主義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特有的現象。”任何一個國家對於比着它相對小的國家，都有產生大國主義的危險。如某些國家怪蘇聯犯了大國主義的毛病，可是這些國家對於小于自己的國家卻又擺出大國的架子，這不也是大國主義嗎？至於小國對大國也往往有些成見，不信大國，以至仇視大國，這是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如蘇聯對兄弟國家的關係，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上，縱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也不免犯過大國主義的毛病，但比起它對兄弟國家所給予的好處來，實在微不足道。如果“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持一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當然也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妨害團結的。

總之，現在的形勢，正如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十周